



啊！死呀！你是生的完成，我的死啊！

來！請悄悄走來告訴我。

每天我等著你，為了你，我忍受生的快樂之痛苦。

我所有的，我所望的，我的一切均在最深處通用你。

當你的眼波投我以最後一瞥，我便永遠附屬於你。

泰戈爾

相反性的事物，其極至往往歸於相似，彼此隔得最遠的，結果越遠卻越相似，就如運動的極限是靜止，靜止的極限是運動一樣的。

死亡從肉體方面來說是死，自靈魂方面看是生。依泰戈爾看來生與死同是生命的兩種型態，兩者或缺其一，生命則無從實現。死並非是生的完結，而是另一種生的實現與開始。在另一種生之後又有另一種死作為另一種生的開始，如此，生與死的腳步一起一

落就如接力賽一般銜接不已，生命也就在其中得以實現。由此，生與死更是生命得以實現的兩要素。

據蘇格拉底藉厄爾之口所述，當靈魂脫離肉體，到達一個神秘所在，經過審判，得著各種不同的報應、獎懲之後，來到萊綺息那裏時，先知者要他們依序選擇生命循環裏的新生業。

這裏便是最大危機所在，也是生命循環系統裏的緊要關鍵。這時候我們每個人都應

然而靈魂的選擇，大都是根據他們前生的經驗，有的因仇視女人，而不願由女人生他，因此選擇去做天鵝，也有的因所受苦難的經驗，憎恨人性，而寧可去做獅子、鷹、夜鶯等生業，也有因慕名某人的緣故而選擇做藝術、運動員，甚至做專制者。最後輪到奧德修斯，前生辛勞的記憶，已使他不再迷戀野心，所以他選擇了一個無憂無慮的平民生業。

當所有靈魂都選過生業之後，再由尸精帶到柯羅芍處，把他們扣到她手推動的紡錘的運轉處，確定了各人的命運。然後又被帶到雅綽波那裏，雅綽波就紡了紗線，使紗線不能再有所變化。最後他們走到遺忘的平原，被迫的喝上「不記河」的河水。到了午夜，風暴和地震來了，他們就被彈了出去，亂糟糟的各自投生去了。

我們要能領悟這其中的教訓，那麼我們的靈魂方不至於受到污染。如此，當我們身歷困境、蒙受苦難之時，更沒理由歸咎於神祇或言這是命啊！因為這到底是我們靈魂自個兒選擇的，也是我們自己的事。

人的一生幾乎都在追尋當中度過的，有的人志在追求財富、名利，乃至於所謂的富貴、權力。也有的人將其一生的時間花在尋求自我之上。

依蘇格拉底說來，要觀察靈魂的本來面目，必須用理性的眼光來忖度他的純真。但是，平日我們看到的她，就跟海神格勞庫斯

的情形相似。格勞庫斯的肢體被海浪折斷、軋扁、毀壞，在其上面又積滿了層層海草、貝殼，以至像個怪物。我們平時看到的靈魂由於被肉體及萬千疾苦的毀容，情形亦似如此。因此我們要打量她，必須要看她掌握些什麼，和什麼人在一起，及努力跟什麼人交往，這時候，你才能從而知悉她究竟是只有一個形象還是許多形象，或是她的本性是什麼？

靈魂是永遠存在的，她既不能由本有的或外來的惡所損壞，那麼她的數目將是不變的，因為既沒有毀壞，當然就不會有增加或減少。

事實上，只要我們永遠遵守天道，有能耐忍受一切美與惡的事物，那麼，我們就可以活得為人所愛、為神所喜。在此生也好、在所謂的千年旅程也好，我們必能一切順遂無恙。

死的側面既是簡單的物理現象，那麼在暫借的世間，聚散本是不可免的兩件事，翹首唏噓更屬多餘。